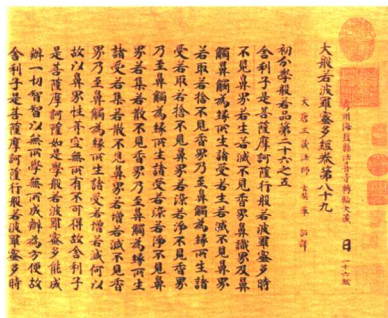


中國版本

李际宁 著

文化叢書



插图珍藏本

佛经版本

主编 任继愈

江苏古籍出版社

中國版本文化叢書

主編 任繼愈

佛經版本

丁著



江蘇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经版本/李际宁著.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12(2003. 8 重印)
(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任继愈主编)
ISBN 7-80643-790-8
I. 佛... II. 李... III. 佛经—版本—中国
IV. B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9986 号

书 名 佛经版本
著 者 李际宁
责任编辑 王 剑
出版发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3223462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公司
印 刷 者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扬中市金星路 78 号 邮编 212200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8
印 张 $10\frac{1}{3}$
印 数 3001—7000 册
字 数 187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43-790-8/K·234
定 价 23.0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序

黄永年

这套《中国版本文化丛书》所讲的版本,是书的版本,是中国书籍的版本,而且主要是讲现代书籍之前通称为古籍的版本。这好像只是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学问,其实并不尽然,凡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经常接触使用古籍的人,都得多少有点这方面的知识,事实上也有很多学人懂得了这方面的知识而且成为古籍版本专家或爱好者。范围再扩大一些,有许多并非从事研究或教学而从事其他行业的人,也会对古籍版本发生兴趣。请看中国书店等拍卖旧本古籍时场面是何等热烈,今年我先后在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作这方面的讲演,听者也座无虚席,所有都说明这项学问确已得到社会上的认可和欢迎。

社会上认可并欢迎这项学问,但出版界提供的读物却不怎么多。现代人在这方面的著作只有几种教材性质的东西,不仅多数简单得有似提纲,且平铺直叙,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可读性。很惭愧,我在这方面也写过两种,一简一详,可详也不到二十万字,只能在版本演进的历史和各个地域各个时期的特色上做到科学的讲述,要生动活泼,使非专家也爱读,颇感无能为力。再看近年来以“收藏”为名的刊物已层出迭见,多数只讲陶瓷、古钱、玉雕、漆器之类,很少涉及版本。我认为,江苏古籍出版社如今出版的这套《中国版本文化丛书》,很有创意,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并且把版本这门学问从学者的书斋和图书馆的善本部中解放出来,直接面对广大读者。

这套丛书分宋本、元本、明本、清刻本、少数民族古籍版本、坊刻本、家刻本、活字本、插图本、新文学版本等多种专册来撰写,力求反映出我国版本研究的最新风貌和水平。当然,有人怕这样体例会欠统一,还会出现重复,我认为不必担心。体例是大体上做到统一的,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像教科书那么章节井然。我回忆当年步入古籍版本领域时看了些什么书,有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有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有孙毓修的《中国雕版源流考》,有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还有各家的书目和题跋,真可说是五花八门,哪拘于一个体例,一个框框,可就是把版本之学学到了手。一套丛书十几种,内容有时出现点重复也不要紧,如有说毛晋汲古阁是家刻,也有说应属坊刻,各人写各人的,角度不同,见解也不尽一样,来点百花齐放,岂不比一花独开更有意思。

过去我看的讲版本的书,都有个缺点,即只有文字,有些东西说了半天不一定说得明白,要看原书才清楚。原书不易看到,可以看它的图像,这过去习惯叫书影,即用豹窥一斑的办法,把该书选择一页刻印或影印出来,现在通称之为图录。这种书影、图录过去出过几种,建国后还出了一部大型的《中国版刻图录》,由前辈版本专家赵万里先生主持其事并写了解说,只是写得较简略,明清部分也选得太少,不能让人们看到现存明清本的整体面貌。今天好了,这套丛书分专册编写,每册本身就附以大量的图像。而且以往的书影、图录好的用珂罗版印,差的用胶版以至石印,都只有黑白两色,连收藏印记都无从套红。这套丛书则改用彩色印制,让读者如同见到原书。这样一册在手,图文并茂,使艰深的专业知识化解开来,明白易读,好似看图认字和看连环画小人书那样,自可大大增加阅读的兴趣。

中国是雕版印刷以至活字印刷的诞生地,包括印刷术在内的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的光辉灿烂的篇章。老一辈的专家已在版本这门学问上作出了让我们仰慕的业绩,今天有志于此道者更应努力,使之后继有人,而且后来居上,这是我这个年近八十的老人的心愿。我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将使我这个心愿的实现得到有力的保证而决不使之落空。

目 录

上编 中国佛典

传统文化土壤中的中国佛典	3
佛典的传入、翻译和著述	3
三宝崇拜与佛经供养	7
写本时代的佛典	12
早期刻印本佛典	20
印刷术起源阶段	20
五代的佛教印刷品	25
日本新发现北宋早期的佛教印刷品 ...	30
佛典装帧	34
卷轴装	35
梵夹装	36
经折装	37
粘叶装	37
缝缀装	38
旋风装	39
方册装	40

下编 历代大藏经

什么叫大藏经	43
真真假假“金粟山大藏经”	48
刻本大藏分南北中三个系统	53
最早的雕版大藏经《开宝藏》	58
《开宝藏》存世知多少	64

《崇宁藏》名称的来历	70
《崇宁藏》与《毗卢藏》	74
王永从施刊《思溪藏》	78
杨守敬的遗憾	83
应县木塔中发现《契丹藏》	88
丰润所出小字本辽藏	93
拍卖行中出现的辽刻经疏	100
幸运的《赵城金藏》	104
崔法珍刊雕《金藏》的碑文	109
敦煌发现的《金藏》	114
无意之间发现《磧砂藏》	119
《磧砂藏》宋版《大般若经》尚存	126
《磧砂藏》经板明代尚存	130
白云宗与《普宁藏》	135
西夏遗民李慧月的法宝因缘	141
“天龙山藏经”之谜	148
《洪武南藏》毁于一炬	153
《永乐南藏》分三六九等	155
御敕雕印明《北藏》	160
亦真亦幻“武林藏”	164
《嘉兴藏》分别存板印刷	170
大清《龙藏》	176

图版索引	180
------------	-----

上 编

中 国 佛 典

妙法蓮華經弘傳序

終南山釋

道宣述

妙法蓮華經者統諸佛降靈之本致也蘊結大夏出彼千
齡東傳震旦三百餘載西晉惠帝永康年中長安青門燬
煌菩薩等法護者初翻此經名正法華東晉安帝隆安年
中後秦弘始丘慈沙門鳩摩羅什次翻此經名妙法蓮華
隋氏仁壽大興善寺北天竺沙門闍那笈多後所翻者同
名妙法三經重沓文旨互陳時所宗尚皆弘秦本自餘支
品別偈不無其殊具如序曆故所非述夫以靈岳降靈非
大聖無由開化適化所及非昔緣無以導心所以仙苑告
成機分小大之別金河顧命道殊半滿之科豈非教被衆
時無足數其高會是知五千退席爲進增慢之儔五百授
記俱崇密化之迹所以放光現瑞開發請之教源出定揚
德暢佛慧之宏略朽宅通入大之文軌化城引昔緣之不
墜繫珠明理性之常在鑿井顯示悟之多方辭義宛然喻
陳惟遠自非大哀曠濟拔滯溺之沈泳一極悲心拯昏迷
之失性自漢至唐六百餘載摠歷羣籍四千餘軸受持盛
者無出此經將非機教相扣並智勝之遺塵聞而深敬俱
威王之餘勅轉於經首序而綜之庶得早淨六根仰慈尊
之嘉會速成四德趣樂土之玄猷弘贊莫窮永貽諸後云爾

宋刻本《妙法蓮華經》

传统文化土壤中的 中国佛典

佛典的传入、翻译和著述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在吸收与融合多种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集合体。在形成的过程中，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这三大宗教，对这个文化体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必然要关注这三大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同样，在中国古代文献学研究领域，一样不能不关注这三大宗教对版本、目录学的影响。

佛教典籍是中国版本文献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比如，在佛经的翻译方面，许多新的词汇是从佛教典籍中转来，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在早期印刷术方面，

佛教的作用，几乎达到了无可比拟的地步。又比如书籍的装帧形态、文献目录学、大型丛书的组织编纂等等方面，中国佛教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产生于古代印度的佛教，在公元前2年前后开始在中国流传。裴松之注《三国志》引《魏略·西戎传》的记载说：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

上文“复立”一词，在《世说新语·文学》篇注中，作“复豆”。浮屠也好，复豆也罢，都是梵语“佛陀”的译音，其他“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

等词,都是中国人对《浮屠经》中佛家弟子“沙门”一语的异译。

从这个时候开始,佛教典籍开始在中国翻译流传。

佛典的翻译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认为《四十二章经》是最早传入中国的佛教经典。现存最早的佛经目录《出三藏记集》卷六有一段《四十二章经序》,记载汉明帝夜梦金人的传说,说汉明帝某夜梦中见神人全身金色,项有日光,飞翔在大殿上。汉明帝“意中欣然,甚悦之”。第二天遂问群臣:“此为何神?”有人答云:听说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于是汉明帝遣人向西到大月氏国写取《四十二章经》。但是,根据学术界大多数人的观点,这部《四十二章经》应该是在后汉至东晋时期,从当时已经传入中国的一些佛经中,比如《法句经》中抄出来的。

其实,根据比较详实可靠的史料记录,我国大约在东汉桓帝年间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根据东晋高僧道安《综理众经目录》记载,西域安息国来华的僧人安世高译经三十五部四十一卷,其中尚有二十二部二十六卷流传到今天。月氏人支娄迦谶译经有十四部二十七卷。二人所译,大小乘经典都有。

这个时期,由于大多数译经僧来源于西域的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他们带来的“底本”往往由流传在西

域的俗语或西域古代文字写成,其经典的长短不同,体裁各异,大小乘兼有。所以,在早期佛经翻译阶段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来华僧人带来什么经典,就译出什么经典,没有规律。这个时期的译经,被学术界视为“草创阶段”。这个时期翻译佛经的僧人大多是西域来华的僧人,也偶有中国僧人参与,比如曹魏时期的朱世行,为求佛经原本,竟“誓志捐身”,西渡流沙,在于阗“写得正品梵书胡本”《放光般若》九十章,让弟子带回洛阳,而他自己却终于死于阕。

这个时期先后翻译佛经的著名僧人还有支谦、康僧会、竺法护等。众人译经风格不同,渐渐形成“文”、“质”两派,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当时翻译的佛教经典,有的畅达华美,有的艰涩质朴的原因。

从西域带来的佛典和当时在中国翻译的佛典原本,我们今天已经见不到了。西域人是用什么材料记录或抄录这些佛典的,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从文献记载看,当时并没有纸,所用的文献载体大约是贝叶或桦树皮一类。在中国内地,仅以笔者收集的资料看,尚未见到纸质文献以前的佛教典籍。

第二个阶段从东晋开始,包括北方的十六国,直到隋代止,是佛教典籍大量来华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译经有这样一些特

点,如果将“草创时期”由私人带来什么经典就翻译什么经典称为“个人无序翻译”的话,那么,到这个时期,译经更多的得到了各个政权的支持,私译转为官译,个人独立译经转为集体翻译,甚至建立国家支持的官方译场。比如,姚秦时代就在长安组织官方译场,过去译经只有口授、传言、笔授三人,这时就有了更为细致的分工,增加了记录梵文、正义和校对等三道工序。

这个时期来华的西域僧人增加,中国僧人往西天取经的人数也增加了,各方面带来的佛经“原本”往往不像过去只有一种,这就便于译本的相互校勘,译经更为系统。

在译经大量出现和有系统地翻译佛经的状态下,中国的佛教经典目录学也孕育而生。东晋释道安编撰了第一部佛典目录《综理众经目录》,是对这个时期中国佛教典籍的一个总结。从此,中国佛教经典目录学在中国文献学上,开始有了重要的地位。

这个时期,中国造纸术的应用,对私人著述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对佛教典籍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方便。同时,这个时期正是外来佛教急速向中国化转变的时候,中国僧人的撰著和注疏大量增加,造纸术的应用为此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三个阶段为唐代,在译经史

上被称为“全盛时期”。这个阶段,正好与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期相对应。

中外僧人来往于古代印度和中国之间,不绝于途,印度、中亚、西域各国的佛教典籍几乎全面地、系统地得到翻译,由政府组织的译场,组织更完备,规模更宏大。《宋高僧传》记录了唐代译场的规模和分工:

一、译主:主持译经事务,一般由带来梵本佛典的三藏法师承担。译主通晓梵汉文字,精通佛教义理。

二、笔授:两晋以来已有此职,称“缀文”。负责译经转写文字,一般由精通梵华语者担任。



图一 宋刻本《妙法莲华经》

三、度语,又称译语:将梵文字音译成汉文。

四、证梵本:检查译文中梵语的翻译是否准确。

五、润文:对译经文字润色。

六、证文:检查译文的义理是否准确。

七、梵呗:经本翻译之后,用读梵音的方法唱念一遍,以求音律、节奏协调,便于诵读。

八、校勘:对照梵本,对译经进行校勘。

九、监护大使:由官方委派人员监督译经事宜。

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密宗和三阶教宗派分立的局面,各派自有判教经典和注疏,形成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汉文佛教典籍的数量大大增加。

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顶峰,除翻译佛典之外,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佛教著作,对经、律、论的注疏,史传著作,音义等也大量出现,大大多于其他宗教,成为数量最多的宗教类典籍。

宋代以后的译经,在中国译经史上已经是第四个阶段。五代以后,佛教在古代印度地区,已经发生



图二 《金藏》卷后的译场列位

我们往往会在经典的末尾看到长长一串名单,这在佛教文献中有一个术语,称为“译场列位”,就是翻译这部经典的高僧大德各司所取的衔名,它记录了当时译场的组织情况。

从唐代开始,中国佛教形成了自己的教派团体,形成天台宗、三论

了变化,失去了绝对优势,被其他宗教所取代,中国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已如无源之水,渐渐干涸,中国佛教典籍的翻译已经基本停顿;中国僧人自己撰著的佛教文献逐渐成为主流,特别是宋代禅宗僧人的著述大大增加。

北宋初年,政府在东京汴梁太

平兴国寺组织官方译场,恢复唐末以来中断的译经事业,翻译印度佛教晚期的经典。以后,这些“北宋新译经”便被收进大藏经中流传。

宋代以来的雕版印刷技术广泛应用,佛教典籍的流传特别明显,由政府组织刊雕了中国第一部刻本佛教大藏经《开宝藏》,过去写本时代写造一部大藏经花费的时间被大大缩短,佛教经典的流传进入了刻本时代。

从唐末五代以来,到北宋时代,首先在佛教文献的装帧上发生了变化,典籍的装帧更加丰富,各种更方便、更结实的佛经在民间广泛流传。同时,在造纸业、印刷业的共同“促进”下,这种变化也带动了其他书籍装帧形态的变化,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式因此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三宝崇拜与佛经供养

印度佛教中有三归依,表示信奉佛教的人,要虔诚敬信佛、法、僧,是为归依三宝。根据学术界的研究,其来源于《五分律》卷十五的记载:释迦牟尼在游行教化中,接受提谓和波利两位商人的施舍供养,为他们说法,二人依遵教诲,归依佛、法。不久释迦牟尼又度化了乔陈如等人为佛弟子,从此佛、法、僧三宝具足。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逐渐与中

国人的礼仪习俗融合在一起,归依三宝是学佛信佛的开始,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心性上的净化。通过长期的演化,形成对佛、法、僧三宝的一种崇拜敬礼仪式。到今天,佛教僧侣在每天做法事的时候,还要唱《三宝歌》,表示对三宝的礼敬。僧人出家,也要接受一系列轨范,其中包括“归受”,表示正式皈依。

三宝中间的“法宝”,根据典籍中的说法,就是佛教经典,僧人要对佛教经典礼敬。根据方广钊先生的研究,自南北朝以来,中国人自己撰著的《佛名经》,就是受三宝崇拜思想的影响,在经中分别段落写有敬礼佛名、经名、罗汉菩萨名等。

后来,敬礼法宝的方法有了变化,出现了代替念诵佛经的其他仪式。比如,唐宋以来许多寺院修建宏伟的转轮大藏,供养人每推转一周,就表示念诵一遍佛教大藏经,就是做功德。

佛教经典的供养是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白化文先生说:“供养经卷是汉传佛教在译经过程中慢慢地自己摸索出来的一种供养。它带有中国固有的重视图书的内在影响。供养经卷,从供养单一种类的,到供养整部以上的大藏经,都可划在这个大范畴之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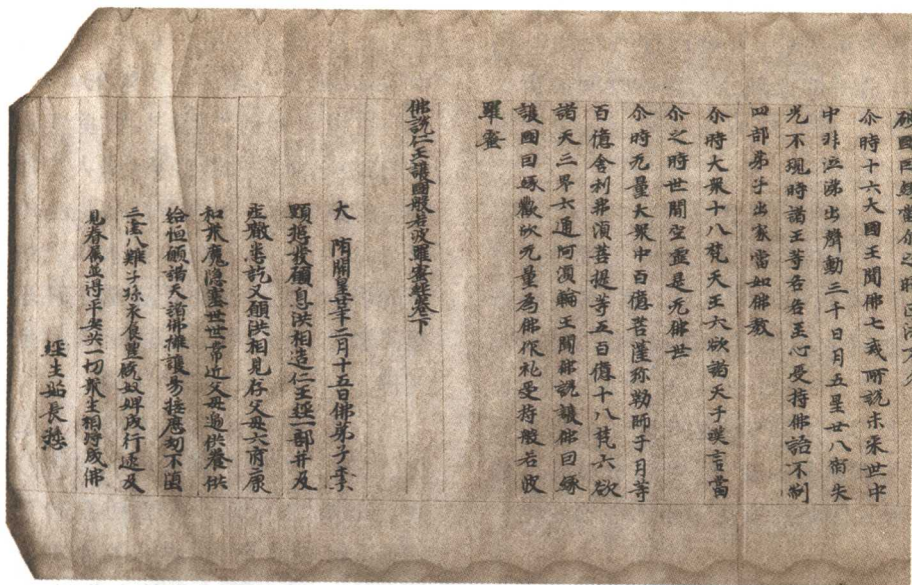
中国僧人把供养佛经视为做功德,同时,不论是百姓还是帝王贵族,书写、供奉佛经也成为一种经常

性的活动。寺院有藏经阁,供养“一切经”,帝王在皇宫内院有专门供养,百姓可以自愿到寺内抄经,或者参加寺内组织的供奉、晒经等活动。

供养法宝的形式有多种:抄经、晒经、施舍资财、刊板印刷等。

中的虔诚。

写经做功德的风俗,在印刷术发明以后又有了变化。印刷佛典流传量大,印刷迅速,似乎不能完全表达信众的虔诚。于是,在后来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笔者见过一些明



图三 敦煌藏经洞出隋代写经

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一部血书《观音经》,卷尾有题记云:

天复二年壬戌岁(902)七月廿五日,主持三槐祥师愿会,发心刺血,敬写此《金刚经》一卷、《观音经》一卷,今已终毕,故记。以此写经功德并持回施当真圣主,保寿遐长,决主千秋,万人安乐……。

这位禅师为了做功德、为了祈福,宁肯自己刺血写经,以此表示心

版《华严经》,大开本,经折装,用白绵纸印刷,织锦或缙丝装潢封面,色彩艳丽,装帧豪华。打开经册,版面上的文字并不像印刷上版,倒像是手写上去的样子。再仔细观察,只见版面有深深的印痕。于是恍然大悟,这应该是无墨刷印,在版面上用力刷印出凹痕,然后由做功德的人依照凹痕,手写填墨,就像现在的小学生初学毛笔字填写红模子一样。这样的经册,有华丽的装潢,供养起

来极有气派。

施舍资财和刊版印刷佛典的题记,在书后常常见到,比如,笔者一位日本朋友收藏的《磧砂藏》经尾印有这样一道戳记:

大明国山西布政使司平阳府蒲州兴礼坊奉(墨书)/佛信士刘允恭(墨书),喜舍资财,于/浙江杭州府请到/大藏尊经,恭入本州王庄里栖岩禅寺,所集功德,上/报佛恩,下资三有,九玄七祖,俱遂超升,法界有情,同/登彼岸。伏愿见有□在佛光中常安常乐/。洪武貳拾肆年(1391)拾有貳月壹拾捌日。

2000年秋季,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购入一册妙严寺版《大宝积经》卷第五十四,卷端展开是一幅极少见的一纸四个半叶的“佛说法图”及云龙牌记,扉画左下角刊:“平阳府襄陵县在城信人王满禄舍/财刊造大藏圣像,祈保自身吉祥如意。”卷尾题有莲花牌记:

平阳太平慈氏寺印装藏典,伏承/ 睹此胜缘,发心施财,请赎大藏显密尊经 字函,舍入/ 本寺常住,安奉供养,看阅流通,功德上报/四恩,下资三有,增现生之福寿,作来世之津梁。随/喜见闻,咸开佛慧者。/永乐甲午(1414)岁 月 日住山善惠敬题。

印板大藏经时代,助缘刊雕大藏经者,不论舍资多少,均可以在经板内雕上“舍资某某钱,刊雕经文某某卷”或“某某字”。

由信士出资供养,属于“财施”。施财供养的方法,很少有资料说明,已经成为断档,成为历史研究上的一个空白。幸好白化文先生在《佛教图书分类法》一书中有专门章节谈到了这种供养,他说:“财施,按过去的惯例,供养以一部经或一卷、一册为单位,供养大致均为一年,期满再续。寺院在藏经殿外张榜,列举哪位施主供养了哪些经卷。期满后还要印出上一年度供养清册,赠送给每位施主。在本年度内,每逢朔望、六斋日、佛菩萨诞辰或举行法会之时,藏经殿对这些施主开放,允许他们入内瞻礼。”舍财供养者要说清楚是“舍净财”,以表示对供养法宝的诚心。

佛教寺院供养的大藏经,要在日暖风和的日子里晾晒。这与中国传统藏书楼“曝书”功能一样,是为了保证典籍不致长时间放在屋内生霉长虫。但是,在三宝崇拜习俗中,晒经变成了一种佛典供养的方式。比如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柏林寺本《磧砂藏》中,保留了许多曝经题记,如“欲”字号《观察诸法行经》卷第十经尾墨书:“万历卅一年(1603)六月初六日弟子郭继先晾晒。”《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二经尾末书:“大清康

熙九年(1670)六月初六日晾晒,赵云鹤。”参加曝经的人,往往是当寺的信众,即所谓“佛弟子者”。在曝经的时候,是否还有什么仪式,由于缺乏资料,已经不清楚了。

法宝供养还成为祈福、消灾、祭奠亲人、救济病困的“济世良方”。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大佛顶如来放光悉怛多大神力都摄一切咒王陀罗尼经》卷尾有题记:

天复二年壬戌(902)正月廿三日,归义军节度使张为诚,壤(壤)灾发心,敬写贮入□中,永充供养。

国图收藏的另一部《大般涅槃经》卷十四经尾题记云:

比丘僧济,减割衣钵之余,仰为七世师长父母、所生父母先死后亡,敬写《涅槃经》一部,愿亡者并生佛国,同成正觉,普及法界含生,一时成佛,广度一切。天和二年岁次丁亥五月卅日。

中国古代祭奠死者有七七斋日,逢七日做法会,每七日一次,一共做七次。这本是中国古人的祭奠活动。佛教传入以后,信仰佛教的地区,将这些活动与佛教所宣扬的轮回转世、脱离苦海的思想结合起来。敦煌遗书中有一件著名的翟奉达为亡母抄写的长卷,前段收藏在天津艺术博物馆,后段收藏在国家图书馆。该卷连续抄写七部佛教经

典,每段有一则题记。卷首题:

《佛说无常经》等七卷,为亡母追福,每斋一卷。

一七斋抄写《佛说无常经》,有题记:

显德五年岁次戊午(958),三月一日夜,家母马氏身故,至七日开斋。夫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翟奉达忆念,敬写《无常经》一卷,敬画宝髻如来一铺。每七至三周年,每斋写经一卷追福,愿阿娘托影神游,往生好处,勿落三途之灾,永充供养。

二七斋抄写《佛说水月光观音菩萨经》,有题记:

十四日二七斋,追福供养,愿神生净土,莫落三途之难,马氏承受福田。

三七斋抄写《佛说咒魅经》,有题记:

廿一日三七斋,以家母马氏追福,写经功德,一一领受福田,永充供养。

四七斋抄写《佛说天请问经》,有题记:

廿八日是四七斋,愿以家母马氏作福,一一见到目前,灾障消灭,领受福田,一心供养。

五七斋抄写《佛说阎罗王受记经》,有题记:

四月五日五七斋写此经,以阿娘马氏追福,阎罗王子以作证明,领受写经功德,生于快乐处也。